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⑪
主編 張曼濤

中國佛教史論集(四)

漢魏兩晉南北朝篇(下)

大葉文化出版社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⑬
主編 張曼濤

漢魏兩晉南北朝篇 (下)

(中國佛教史專集之四)

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⑬
第二輯 三

漢魏兩晉南北朝篇(下)

(中國佛教史專集之四)

全書(壹百冊)定價：

新台幣三萬六千元
美金一〇〇〇元

主編：張

曼

清

編輯者：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發行人委員會

出版者：大

曼

清

出版者：大

乘文化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慶城街十八號

台北市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

電話：七八一三二八三

郵政劃撥：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四一〇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元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旨趣

一、本書是「中國佛教史論」之(一)的下冊，上冊以事件和問題爲主，本冊則以人物爲主。實際上，在漢魏兩晉南北朝時代，若以人物爲主，即使編成十冊專集，亦不爲多。且每一重要人物，又都可獨立成冊。如道安、慧遠、僧肇、道生等，均可獨立成專集。日人所出之道安、慧遠、僧肇等之研究，便是一例。我國晚近佛教人物之研究，雖不若日本之盛，但對漢魏兩晉時期之重要人物，斷述零篇，累積起來，亦不在少。本書所選數篇，即係擇其重要而論述本身又極富學術價值者，乃始予以選入。如陳寅恪先生「支愍度學說考」，林傳芳氏的「支遁傳考略」，西修的「羅什研究」等，都是探討魏晉時期人物的難得佳作。特別是陳寅恪先生的「支愍度學說考」，乃是發前人所未發，即使到今天，支愍度的學說和思想，還是未引起魏晉佛教史家的太多的注意。日人所出之有關中國佛教史方面的專冊，論及魏晉佛教人物，至今亦未見對支愍度作較多的敘說，偶爾提及，亦只不過一筆帶過。像陳先生如此用心者，

大約亦只有如此一篇而已。故特爲列出，作爲研究此一代佛教人物的主要參考。

二、自東漢到晚近，佛教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很多，但要引起普遍的注意，又促其成爲影響後代最有成就的高僧或大德，則僅佛教史集中所涉及的幾位少數人物，自是不足，故爲補此一缺漏，在第五輯中，將另有「佛教人物史話」一冊，在本書中有關漢魏兩晉僧侶學者，未收入者，亦將在續集中收入。

三、「法顯、玄奘西行之比較」，原擬放在「玄奘大師研究」一集中，但因文內對法顯之敘述特詳，且「玄奘」專集中，有關玄奘大師個人西行問題，另有專文考述，故將此文收入本冊中，且本冊又收有「法顯求法東歸行程考」，兩文並讀，不僅可收相互參考之效，且亦在本集中突顯出法顯之重要性。若干年前，有人爲法顯之東歸，謂係發現美洲最早之人物，大作考證，往返辯說，不下數十萬言，若收爲專冊，一集尙難容納，然細讀各文，終覺證據不足，難使中外學者採信，故該項論述，雖有其驚人表現，而仍難視作定論，故本集未予採用。

四、此外，在本書中收入之「真諦三藏年譜」，原另附有「真諦留華年譜」一篇，因逾出本集篇幅過多，乃臨時抽出，將刊在其他集中。

漢魏兩晉南北朝篇（下）

目錄

支愍度學說考·····	陳寅恪·····	一
支遁傳考略·····	林傳芳·····	三一
道安法師的著作和學說·····	鑒安·····	八九
慧遠·····	牧田諦亮·····	一〇三
羅什研究·····	西修·····	一二七
竺道生思想之考察·····	果宗·····	二〇三
法顯玄奘西行之比較·····	諸葛祺·····	二八三
法顯求法東歸行程考·····	雲川·····	三三三
眞諦三藏年譜·····	蘇公望·····	三三九

支愍度學說考

陳寅恪

(甲) 材料

茲取關於支愍度之材料，條列於下：

世說新語假譎篇云：

愍（愍，他書作慙，又作敏）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謀曰：用舊義在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後有僧道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爲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飢爾，無爲遂負如來也。

慧皎高僧傳卷四晉豫章山康僧淵傳云：

（僧淵）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中略）敏度亦聰哲有譽，著傳譯經錄，今行於世。

據宗性名僧傳鈔所引寶唱名僧傳目錄，其卷一有外國法師晉豫章康僧淵傳，別無支愍度傳。以意揣之，當是敏度事蹟亦附載僧淵傳中。蓋慧皎著書，時代略後，寶唱舊本，多所承用，故名僧高僧二傳，其文往往相同也。

劉孝標世說新語假譎篇前條注中引名德沙門題目曰：

支愍度才鑒清出。

及孫綽愍度贊曰：

支度彬彬，好事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

及舊義者無義者之說（見乙章所引，茲不重出。）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云：

合維摩詰經五卷（合支謙、竺法護、竺叔蘭所出維摩詰三本，合爲一部）

合首楞嚴經八卷（合支謙、支護、竺法護、竺叔蘭所出首楞嚴四本，合爲一部，或爲五卷。）

右二部凡十三卷，晉惠帝世沙門支敏度所集。其合首楞嚴，傳云：亦愍度所集。既闕注目，未詳信否。

智昇開元釋教錄卷十二：

經論都錄一卷。（別錄一卷。）

右晉成帝豫章山沙門支敏度撰。其人總校古今群經，故撰都錄。敏度又撰別錄一部。

出三藏記集卷七有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卷八有敏度法師合維摩詰經序。（見戊章所引，茲不重出。）

據以上所徵引，凡支愍度之事蹟及著述，今日所可考見者，大概止此，且皆世人所習知也。茲就（一）何謂心無義？（二）心無義與「格義」之關係，（三）心無義之傳授，（四）「格義」與「合本」之異同等問題，分爲數章，依次討論之。

（乙）何謂心無義

劉孝標世說新語假譎篇前條注云：

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爲無乎。

案，孝標所引新舊之義，皆甚簡略，未能據此，遽爲論斷。然詳釋「種智」及「有」「無」諸義，但可推見舊義者猶略能依據西來原意，以解釋般若「色空」之旨。新義者則采用周易老莊之義，以助成其說而已。

僧肇不真空論云：

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

元康肇論疏上釋此節云：

心無者，破晉代支愍度心無義也。世說注云：「愍度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爲侶云云」（已見上，不重錄。）從是以後，此義大行。高僧傳云：「沙門道恆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荆土。竺法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壹難之。據經引理，折駁紛紜。恆杖其口辯，不肯受屈。日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攻難數番，問責鋒起。恆自覺義途差異，神色漸動，麈尾扣案，未卽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柚何爲？坐者皆笑。心無之義於是而息。」今肇法師亦破此義。先敍其宗，然後破也。「無心萬物，萬物未嘗無」者，謂經中言空者，但於物上不起執心，故言其空。然物是有，不曾無也。「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者，正破也。能於法上無執，故名爲「得」。不知物性是空，故名爲「失」也。

案，元康引世說假譎篇前條竟，附以「從是以後，此義大行」之語。是其意與世說相同，皆以心無之義創始於愍度。其所引高僧傳之文在慧皎書卷五法汰傳中。其意蓋以爲心無之義至道恆而息也。此等問題關於心無義之傳授，當於（丁）章論之。今據肇公之說，知心無義者仍以物爲有。與主張絕對唯心論者不同。但心無義乃解釋般若經之學說，何以轉異於西來之原意？此其故當於

（丙）章論之。

安澄中論疏記卷三末云：

疏云：「第四溫法師用心無義等」者，此下第三約心無義而爲言之。山門玄義第五云：「第一釋僧溫著心無二諦論云：『有，有形也；無，無像也。有形不可無。無像不可有。而經稱『色無』者，但內止其心，不空外色。』此壹公破，反明色有，故爲俗諦。心無，故爲真諦也。不眞空論云：『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述義云：『破竺法溫心無義。』二諦搜玄論云：『晉竺法溫爲釋法琛法師之弟子也。』其製心無論云：『夫有，有形者也；無，無象者也。然則有象不可謂無，無形不可謂無（有？）。是故有爲實有，色爲眞色。經所謂『色空』者，但內止其心，不滯外色。外色不存，餘情之內，非無如何？豈謂廓然無形，而爲無色乎？』高僧（傳）中沙門道恒執心無義，只是資學法溫之義，非自意之所立。後支愍度追學前義。故元康師云：破支愍度心無義尋末忘本。

案，上列日本注疏所引中土已佚古書，足資考證至可珍貴。今綜合有關心無義之舊文，推論其說之所從出，及其正確解釋。至法溫法琛之爲何人，與支愍度追學心無義之說，則關係無義之傳授，當於（丁）章論之。

高僧傳卷四康僧淵傳云：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於長安，貌雖梵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般

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中略）。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松竹鬱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群。常以持心梵天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填委。後卒於寺焉。

康僧淵之於支敏度，殆亦世說所謂同謀立新義之僧道人乎？不過與俱過江爲不同耳。

今就僧淵所誦之放光道行二般若及偏加講說之持心梵天經考之，足見此三經實爲心無義所依據之聖典。僧淵與敏度之同過江，其關係絕非偶然也。

（一）放光般若波羅蜜經三十卷，西晉無羅叉共竺叔蘭譯。其卷二假號品第三云：舍利弗！用色空故，爲非色，用痛想行識空故，爲非識。色空故，無所見，痛空故，無所覺，想空故，無所念，行空故，無所行，識空故，不見識。何以故？色與空無異。所以者何？色則是空，空則是色，痛想行識則亦是空。

據此，法溫心無論之

經所謂「色空」者，但內止其心，不滯外色。外色不存，餘情之內，非無如何？等句中，其所稱之經，即指放光般若波羅蜜經而言。然則此經乃心無義之所依據，是一證也。

（二）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十卷，後漢支婁迦讖譯。其卷一道行品第一云：

何以故？有心無心。舍利弗謂須菩提：云何有心無心？

據此，心無之語，實出自道行般若波羅蜜經開宗明義第一章之文。至其誤解之處，暫置不論。然則此經亦爲心無義之所依據。是又一證也。

(三) 持心梵天所問經四卷，西晉竺法護譯。其卷二問談品第六云：

於是持心白世尊曰：至未曾有天中之天諸佛世尊，而無有心，因慧名心，心本清靜。

據此，持心梵天所問經中亦有心無之說。僧淵與敏度結侶過江，而於此經偏加講說，殆非無故。然則此經亦爲心無義之所依據。是又一證也。

心無二字正確之解釋果如何乎？請以比較方法定之。

與上引道行般若波羅蜜經道行品中「有心無心」之文同本而異譯者，中文則有

(一) 吳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卷一上行品之

是意非意，意靜光明。(案：此又可與上引持心梵天所問經問談品之「而無有心，因慧名心，心本清靜

」之語對勘。)

(二) 苻秦曇摩婢共竺佛念譯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卷一道行品之

心無心，心者淨。

(三) 姚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一初品之

是心非心，心相本淨故。

（四）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百三十八第四分妙行品第一之一之

心非心性，本性淨故。

（五）宋施護譯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一了知諸行品第一之一之

彼心非心，心相淨故。

等。藏文則有八千頌般若波羅蜜經（天清番經局本第三頁下第一行）之

*hdi ltar sems de ni—sems ma mchis pa ste|sems kyi rañ bshin ni hōd gsal ba
lags so |*

即梵文本八千頌般若波羅蜜經（*Asṭa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 ed. Raj Mitra, Bibliotheca

Indica）之

cittam acittam prakṛtic cittasya prabhasvarā

據梵文本及中藏諸譯本，知道行般若波羅蜜經道行品之「有心無心」之句，即梵文本之「*cittam acittam*」。「心」即 *cittam*。「無心」即 *acittam*。而「無心」二字，中文諸本除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外，其餘皆譯「非意」或「非心」。故知「無心」之「無」字應與下之「心」字聯文，而不屬於上之「心」字。「無心」成一名詞。「心無」不成一名詞。心無義者，殆誤會譯文，失其正讀，以為「有『心無』心」，遂演繹其旨，而立心無之義歟？但此不僅

由於誤解，實當日學術風氣有以致之。蓋晉世清談之士，多喜以內典與外書互相比附。僧徒之間復有一種具體之方法，名曰「格義」。「格義」之名雖罕見載記，然曾盛行一時，影響於當日之思想者甚深，固不可以不論也。

(丙) 心無義與「格義」之關係

出三藏記集卷八僧叡毗摩羅詰提經義疏序云：

自慧風東扇，法言流詠以來，雖日講肄，「格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卽；性空之宗，以今驗之，最得其實。然鑪冶之功，微恨未盡。當是無法可尋，非尋之不得也。何以知之？此土先出諸經於識神性空，明言處少，存神之文，其處甚多。中百二論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於遐慨，思決言於彌勒者，良在此也。

安澄中論疏記卷三末云：

如肇論述義第四卷引叡法師淨名經序云云（同上文所引，故略之。）然卽什公未翻四論之前，玄義多謬，於理猶疑，故欲待見彌勒決耳。別記云：「格義」者，約正言也。「乖本」者，已成邊義也。「六家」者，空假名不空假名等也。「偏而不卽」者，未依正義。述義云：「格義迂等」者，無得之義，還成有得之義。言「六家」者，梁釋寶唱作續法論（案，道宣續

高僧傳卷一寶唱傳作續法輪論。）云：「宋釋曇濟作六家七宗論。論有六家，分成七宗。一本無宗，二本無異宗，三即色宗，四心無宗，五融合宗，六幻化宗，七緣會宗，今此言「六家」者，一深法師本無，二關內即色，餘皆同前也。」

案，安澄所引舊疏其釋六家之義甚詳。獨「格義」之詁，殊空泛不切。殆已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說也。

高僧傳卷四晉高邑竺法雅傳云：

竺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稟。時依雅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謂之「格義」。及毗浮曇相等亦辦「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遞互講說，與道安法汰每披釋凌疑，共盡經要。

又高僧傳卷五晉飛龍山釋僧光傳云：

釋僧光，冀州人，常山淵公弟子，性純素有貞操。爲沙彌時，與道安相遇於逆旅，安時亦未受具戒，因共披陳志慕，神氣慷慨。臨別相謂曰：若俱長大，勿忘同遊！光受戒已後，厲行精苦，學通經論。值石氏之亂，隱於飛龍山，遊想巖壑，得志禪慧。道安後復從之，相會欣喜，謂昔誓始從。因共披文屬思，新悟尤多。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

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理教，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光乃與安汰（法汰）等南遊晉平，講道弘化。後還襄陽，遇疾而卒。

據此，「格義」之正確解釋，應如法雅傳所言。而道安、法汰諸人卽性空本無義之創造者。其先實與「格義」有關。法雅、僧光二傳是其明證。但法雅傳中「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爲生解之例」，數語尙不甚易解。考世說新語文學篇云：殷中軍被廢。徙於東陽，大讀佛經，皆精解。唯至事數處不解。遇見一道人，問所籤，便釋然。

劉孝標注云：

事數謂若五陰、十二入、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力、七覺之聲。

又出三藏記集卷九四阿毘曇鈔序（案：此序當是道安所作。）云：

又有懸數懸事，皆訪其人，爲注其下。

案，事數自應依劉氏之說。而所謂「生解」者，六朝經典注疏中有「子注」之名，疑與之有關。蓋「生」與「子」，「解」與「注」，皆互訓字也。說見（戊）章。今大藏中四阿毘曇鈔猶存，事數卽在子注中。觀其體例，可取爲證。

又高僧傳卷六慧遠傳云：

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爲連類。